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117期（民國111年9月），123-129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Stephen H. Whiteman, *Where Dragon Veins Meet: The Kangxi Emperor and His Estate at Rehe*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20. 292 pp.

Henning von Mirbach（米翰寧）*

倫敦大學科陶德藝術學院（Courtauld Institute of Art）魏瑞明（Stephen H. Whiteman）教授的力作 *Where Dragon Veins Meet*（簡稱《龍脈》）一書，在新清史和近代全球藝術史的敘述框架中，對承德避暑山莊及與該地相關的實物、圖像、建築和風景進行了詳盡的調查。[1]魏氏畢業於史丹佛大學，《龍脈》一書便是改寫自他的博士論文〈創造康熙景觀：避暑山莊與清代皇家形象的設計〉（“Creating the Kangxi Landscape: Bishu shanzhuang and the Mediation of Qing Imperial Identity”）。[2]從目前可見的相關書評，讀者不難看出本書的重要

* 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藝術與建築史系博士候選人

1 此書最近已被譯成中文，見魏瑞明著，朱子儀譯，《龍脈：康熙帝與避暑山莊》（北京：中信出版集團，2021）。關於「新清史」，見 Joanna Waley-Cohen, “The New Qing History,” *Radical History Review* 88 (2004) , pp. 193-206；關於清朝，尤其是乾隆朝，在全球交流面向的討論，見 Cheng-hua Wang, “A Global Perspective on Eighteenth-Century Chinese Art and Visual Culture,” *The Art Bulletin*, 96:4 (December 2014), pp. 379-394；賴毓芝，〈清宮對歐洲自然史圖像的再製：以乾隆朝《獸譜》爲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80（2013 年 6 月），頁 1-75；也見 Yu-chih Lai, “Domesticating the Global and Materializing the Unknown: A Study of the *Album of Beasts* at the Qianlong Court,” in Anna Grasskamp and Monica Juneja, eds., *EuroAsian Matters: China, Europe and the Transcultural Object, 1600-1800* (Cham, Switzerland: Springer, 2018), pp. 125-171.

2 另外，魏氏也曾和 Richard Strassberg 一同編過關於避暑山莊主題的書，見 Richard E. Strassberg and Stephen H. Whiteman, eds., *Thirty-Six Views: The Kangxi Emperor’s Mountain Estate in Poetry and Prints* (Washington, D.C.: Dumbarton Oaks Research Library and Collection, 2016).

性。[3]

作爲第一部試圖還原康熙朝（1661-1722）於避暑山莊進行的一系列藝術建構的專著，本書探討了康熙如何利用藝術和建築來打造他心目中的多元帝國，並與他知道的其他早期全球史的參與者（特別是法國路易十四，見頁 146、185）展開較量。既有研究儘管承認康熙在經營避暑山莊上曾做出開創性的努力，但是它們更關心的是乾隆朝（1735-1796）避暑山莊建物的使用、擴建情況，及其對於乾隆朝政治的重要意義。[4]在這本書裡，魏瑞明則仔細重建了承德避暑山莊的早期營建史（約 1702-1713），並對以往在歷史書寫中常只見以清朝和乾隆等字眼一筆帶過的時期進行了專門研究。《龍脈》不僅有力地反駁了以往那種用乾隆的行爲解讀康熙意圖的「歷史橡皮擦」（historical erasure），而且還加深了我們對康熙與乾隆不同意識形態及政治操作的理解（頁 4），堪稱近年清代藝術、建築及景觀史研究領域一部很有分量的著作。

第一章以張玉書（1642-1711）於 1708 年扈從康熙出遊熱河行宮時所寫的遊記爲基礎，重新建構康熙年間的承德景觀。作者特別強調張氏〈扈從賜遊記〉作爲避暑山莊親歷者所撰文章的屬性。仔細研讀該文對避暑山莊早期景觀的描寫之後，作者著重分析了這些景觀帶給作爲遊客的張玉書的感官體驗。比如，他不僅對幾處具有江南特色的人造水景進行解讀，而且還討論這些景致如何塑

3　這本書在學術世界中引起很大的迴響，許多著名學者已經發表評論，比如：Bin Xu, “Review of Stephen H. Whiteman, *Where Dragon Veins Meet: The Kangxi Emperor and His Estate at Rehe*,” *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53:1-2 (2021), pp. 162-165; Evelyn S. Rawski, “*Where Dragon Veins Meet: The Kangxi Emperor and His Estate at Rehe*, by Stephen Whitem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no. 73 (July 2021), pp. 246-252; Kristina Kleutghen, “Review: *Where Dragon Veins Meet: The Kangxi Emperor and His Estate at Rehe*,” *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chitectural Historians*, 80:2 (June 2021), pp. 223-224; Lihong Liu, “*Where Dragon Veins Meet: The Kangxi Emperor and His Estate at Rehe*, by Stephen Whiteman,” *The Art Bulletin*, 104:1 (March 2022), pp. 178-182; Catherine Jami, “Rezension von: Stephen H. Whiteman: *Where Dragon Veins Meet. The Kangxi Emperor and His Estate at Rehe*,” *Sehepunkte*, 21:3 (March 2021), http://www.sehepunkte.de/2021/03/34337.html (accessed July 22, 2022).

4　舉例而言，見 Philippe Forêt, *Mapping Chengde: The Qing Landscape Enterprise*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0)；James A. Millward, Ruth W. Dunnell, Mark C. Elliott, and Philippe Forêt, eds, *New Qing Imperial History: The Making of the Inner Asian Empire at Qing Chengd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造人們對人造和自然環境的體驗（頁 41-43）。另外，作者發現康熙在避暑山莊和帝國內部各種歷史、文學及宗教傳統之間，一直試圖建立「想像的關聯性」（imaginative connections, 頁 50）。例如，在分析康熙的〈風泉清聽〉一詩時，他說詩中提到「瑤池」和「南山」等意象，是爲了將避暑山莊的意義擴展到「文字、圖像、及個人體驗的限制之外」（頁 50）。作者還指出，除了和漢人士大夫對話以外，康熙也刻意利用建造避暑山莊的機會，爭取滿蒙及八旗菁英的支持。作者發現，康熙並沒有嚴格遵守漢人士人奉爲圭臬的皇家建築規格，因爲他不想讓不熟悉漢人禮制的滿蒙等族官員在避暑山莊裡感到任何拘束（頁 55）。

在本書的其他部分，魏瑞明也一再強調這種存在於不同空間之間的「想像的關聯性」，這是他從皇家工程和文本中分析出來的。在〈引言〉中，他使用「空間的互文性」（spatial intertextuality, 頁 8）一詞，表明他是用一種多維度的空間來分析康熙「將迥然不同的地理區域納入一個在地貌和文化上都息息相關的帝國體系」的政治意圖（頁 4）。在第二章裡，他同樣延續了這一思路。不過，魏氏轉而關注康熙將承德避暑山莊與以滿洲爲本位的清朝風水堪輿理論聯繫起來的過程。他認爲康熙建立這種聯繫是爲了溝通「關內」和「關外」，以實現將「互不相干的兩個地域納入一個聯繫密切的政治體系之內」的政治意圖（頁 59）。在康熙看來，承德不僅是華北眾多山脈的匯合點，還是滿洲及以盛京爲代表的滿洲文化傳統與漢地及以泰山爲代表的中華禮儀制度的交匯處（頁 64-73）。基於這樣的認知，作者一直把承德作爲帝國的「八方輻輳之地」來進行解讀（頁 77）。[5]

5 實際上，魏瑞明此前已經撰文討論過康熙試圖融合不同地區的策略，見 Stephen Whiteman, “Kangxi’s Auspicious Empire: Rhetorics of Geographic Integration in the Early Qing,” in Jeff Kyong-McClain and Yongtao Du, eds., *Chinese History in Geographical Perspective*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13), pp. 33-54.　歐立德也指出，一些具體的地點，對於滿清帝國多元文化身分的塑造起過重大的作用，見 Mark C. Elliott, “The Limits of Tartary: Manchuria in Imperial and National Geographies,”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9:3 (August 2000), pp. 613-614.

第三章將焦點放在「帝王志趣與康熙的統治哲學」上（頁 81）。康熙在〈避暑山莊記〉中對熱河有一番文學描述，而該地當時已有一定程度的開發，作者針對這兩者之間的反差進行了分析（頁 82-85）。按照作者的說法，康熙試圖強調避暑山莊荒涼的一面，藉此表現他理想中的統治方式。康熙理想中的統治方式，也同樣體現在避暑山莊的簡樸形制中。比如，他所營造的山莊沒有勞民傷財的過度建設（頁 87-89）；他所設計的山莊是一個可以供他旰食宵衣的「勤政空間」，而非放縱逸樂之所在（頁 92）。甚至避暑山莊裡的一些佛教建築物，也服務於康熙建構其統治模式這個目的，只不過它們所服務的對象是作爲這個「多民族帝國的核心成員」的蒙古人（頁 93）。[6]這樣一來，魏瑞明認爲康熙關於承德「荒野」一面的表述不僅並未全然脫離歷史事實，反而促使他去思考，在將避暑山莊構建成其統治哲學的外在體現的同時，該如何處理好和帝國內部各個民族的關係。

第四章考察的是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出自冷枚（活躍於 1677-1742）之手的〈避暑山莊圖〉。鑒於現有研究熱衷於討論「這幅畫描繪的究竟是什麼」，即避暑山莊在什麼時期的樣貌，卻忽略了「它是怎麼被畫出來的」這個更重要的問題，魏氏把著力點放在探討這幅畫的「風格類型」、「主旨大意」、「副圖像徵引」（parapictorial references），以及這一切背後所反映的清宮不斷演進的景觀模式等問題上（頁 106）。[7]作者認爲，「營造地方」（place-making）這種理想式的山水畫法和遵循製圖學邏輯的地圖畫法，在這幅畫裡融爲了一體（頁 106）。魏氏詳盡地分析了〈避暑山莊圖〉中採用的不同視角，並指出冷枚可能不僅受到西人平視取景技巧的影響，而且還採用了實地觀察者才會有的視線（lines of vision）（頁 123-130）。雖然沒有證據證明冷枚曾親自到過避暑山莊，但是魏瑞明指出畫中的景觀最有可能是從哪些立足點觀察到的。鑒於

6 在本書的另外一個地方，作者還提到，儘管承德的佛教建築常被用來說明清代意識形態對避暑山莊的影響，但是康熙年間的史料及營建過程並不支持這種建立在乾隆年間的材料之上的論點（頁 51-54）。

7 對於考慮建築發展狀況的繪畫研究，可見楊伯達，〈冷枚及其《避暑山莊圖》〉，《故宮博物院院刊》，1979 年第 1 期，頁 51-61。

清朝政府聘請了許多耶穌會士繪製地圖，作者指出，當時正流行的地圖繪畫方法在冷枚的畫中也佔有一席之地（頁 138）。此外，在分析時代因素對冷枚在〈避暑山莊圖〉中繪製具體地點做法的影響時，作者還指出，該圖的繪製表明，路易十四在塑造帝國景觀方面的嘗試對康熙時期也產生過影響。他在冷枚的畫作和一套 1699 年從巴黎運抵北京、描繪法國皇宮楓丹白露的銅版畫中，觀察到一些遵循歐洲城市圖繪傳統的相似之處。作者認爲，雖然遠隔千里，但是東、西方的畫家都竭盡全力地藉由這類繪製宮廷空間的藝術作品，來傳遞宮廷對於某個特定地點的完全佔有之意。基於這一發現，作者認爲康熙和路易十四營造宮廷空間的帝王之術具有一種世界主義（cosmopolitan）的意義（頁 145-146）。總的來說，本章的重要性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它說明康熙的宮廷畫師已超越本土繪畫傳統，進入了一種利用歐洲知識和技巧進行極富創造力的藝術實踐的階段；另一方面，則是對康熙朝的宮廷藝術訴求進行了詳細的闡述。由於康熙朝的繪畫作品存世量較稀少，現有研究往往想當然地把它們和雍正、乾隆朝的宮廷藝術混爲一談，而且還有一種用乾隆朝的藝術發展來解釋康熙朝藝術活動的生搬硬套的傾向。[8]相形之下，作者對康熙朝藝術成就所進行的研究顯得難能可貴。

在第五章裡，作者用另外一些避暑山莊主題的作品來說明康熙進行帝國統治的多元面向。這些作品包括兩套木刻版畫、宮廷畫家王原祁（1642-1715）一些失傳的畫作，以及一套由意大利傳教士馬國賢（Matteo Ripa, 1682-1746）製作的銅版畫。魏瑞明的研究突破了現有學術只關注特定類型藝術作品的局限。他在這些不同材質的作品中找到一種「共有的圖像規劃」（collective pictorial program, 頁 152），而且還在康熙的《御製避暑山莊詩》中找到了這些作品「跨越媒介的相互關聯性」（transmedial interconnection, 頁 153）。作

8　相關研究可見 Ju-hsi Chou, “The Elegant Brush: Chinese Painting Under the Qianlong Emperor, 1735-1795,” in Ju-hsi Chou and Claudia Brown, eds., *The Elegant Brush: Chinese Painting Under the Qianlong Emperor, 1735-1795* (Phoenix: Phoenix Art Museum, 1985), pp. 3-4；聶崇正，〈康雍乾盛世宮廷繪畫縱橫談〉，《清宮繪畫與「西畫東漸」》（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8），頁 34-51。

者強調這些不同媒材作品之間的關聯性，指出對避暑山莊的每一次藝術再現，都歷經眾多宮廷畫師的多次溝通與協商。在對現存避暑山莊圖像進行對比研究時，魏瑞明發現巴黎有一套以中式繪畫爲底本的銅版畫非常重要。他認爲這套曾經收藏於法國宮廷的版畫與王原祁的作品有很多相似之處，推測它可能便是康熙送給法國國王的回禮之一（頁 187-188）。過去，人們常以爲表現清朝統治者天下願景的宏偉工程直到雍正和乾隆朝才出現，但是，作者修正了這項認知。本章的分析表明，雖然康熙時期的藝術活動並沒有像雍正、乾隆時期那樣被詳盡記錄下來，但是它們也是清朝構建帝國的一個重要環節。

第六章考察了《御製避暑山莊詩》一書怎樣服務於建構清代皇權的政治目的。清廷賞賜該書，實質上也是一個向臣子重申避暑山莊體現皇權認同與帝國願景的過程（頁 193）。由於《御製避暑山莊詩》一書的配圖延續了明末清初江南文人的園林美學，魏瑞明把它看作是一種用漢人士大夫可以理解的圖像語言向他們闡述清代皇權建構的嘗試（頁 193-201）不過，作爲君臣之間的一種溝通媒介，這些配圖對避暑山莊具體景觀的呈現也十分重要（頁 201）。將這些配圖定位爲請讀者遊覽避暑山莊的視覺邀請函之後，魏瑞明總結說這些配圖的取景「既是片段的，又是連續的」，讀者看了它們以後會產生一種「遊覽的體驗」（頁 208、213）。而在解釋配圖裡沒有康熙本人畫像這一小細節時，他認爲，這正好說明康熙的本意是希望眾多觀賞者能夠分享「皇帝的視角並與他一道享受避暑山莊的景觀」（頁 223）。

本書對於理解清朝作爲一個容納多民族的帝國，以及作爲一個十八世紀早期的全球強權，有突破性的貢獻。作者不僅僅是簡單地將這些豐功偉績從雍、乾兩朝往前推至康熙朝，同時也論證了康熙朝在實現這一洪業上的與眾不同之處。對康熙朝代進行研究的難度在於此時期歷史文獻的稀缺，而作者卻能充分發揮藝術史學在處理圖像和器物方面的優勢，讓這些人造物品發出自己的聲音，與歷史學形成互補。即便是在藝術史學內部，作者也能夠跨越不同媒介，協調這些平時被單獨處理的材料，令人印象深刻。值得一提的是，貫穿於書中

的幾幅用地理資訊系統軟體（GIS）繪製的地圖，有力地支持了魏瑞明對康熙朝避暑山莊景觀的重構和相關論述。這些地圖不僅使讀者能夠體驗山莊建造的不同階段，也幫助讀者想像山莊景觀所能帶給人的感官與視覺體驗，而且還能讓讀者把承德放在正在崛起的清帝國廣大疆域中去進行理解。

本書考察細緻、論證嚴謹，但筆者也在所難免地發現了一些瑕疵。首先，儘管第四章對選景視線和立足點高低、第五章對地圖畫法等的討論，對作者就皇朝正當性、皇權形象和建構帝國權力而展開的論述而言非常重要，但他遺漏了石守謙一篇重要的文章，石氏早已指出冷枚的〈避暑山莊圖〉是一件最早體現清代皇室偏愛實景觀察的作品。[9]其次，雖然本書的重點不在於勾勒十七及十八世紀早期的中國繪畫史，但是如果作者能在腳註裡提供一些關於宮廷繪畫的背景資訊，定能幫助讀者更瞭解第四章的論述。因爲，不熟悉中國藝術史的讀者看了本書後，可能會以爲北宋寫實主義風格在康熙朝的復興全都是宮廷畫家的功勞（頁 114），從而忽略清初南京、安徽等地其他畫家在復興這一風格時所付出的努力，而作者並沒有提及到他們。最後，本書對中文引文的處理也有點令人感到遺憾。雖然作者說他會在 Art History Publication Initiative 網站公布書中沒有收錄的材料（頁 xix），但是兩年過去了，還是沒見到這些資料。[10]

瑕不掩瑜，本書的長處在於作者細緻入微的研究眼光與手法。通過這些縝密細膩的圖像與實景風格分析，他展示了對於具體物件的關注如何能在史料不足的情況下有效地增進我們對歷史的理解。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龍脈》一書對藝術史學者與歷史學者都大有裨益。

9　石守謙，〈以筆墨合天地：對十八世紀中國山水畫的一個新理解〉，《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期 26（2009 年 3 月），頁 7-9。

10　"*Where Dragon Veins Meet: The Kangxi Emperor and His Estate at Rehe*, Stephen Whiteman," Art History Publication Initiative, https://arthistorypi.org/books/where-dragon-veins-meet （2022 年 2 月 14 日檢索）；書中提供的穩定網址是：https://doi.org/10.6069/9780295745817.s01.